

讀建州八音

張 琨

因爲人口不斷的遷移，閩語方言受外界的影響很深。各種方言在不同的時期，從不同的地方，經過不同的路徑輸入福建，音韻層次非常複雜，所以閩語方言中一字有多種讀法。一定要有相當豐富的資料才能把各種音韻層次看得清楚。建州地處閩北，交通頻繁，方音有些特別的地方，建州八音收字很多，本文希望指出在聲韻調三方面各種音韻層次的分別。

近年來方言調查進展的很快，搜集發表的材料相當多，因爲見識較廣，漸漸發現方言分類不是一個非常簡單容易的事情。在漢語方言分類上已經大致建立起來幾個不同的方言羣，官話（北方、東北、晉語、西北、西南、江淮）、粵語、閩語、吳語、徽語、湘語、贛語、客家話。這些方言羣的命名，除了客家話，都是以地區爲根據的。其實要給每個方言羣根據音韻結構下一個定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以前根據對於切韻濁塞音塞擦音聲母處理的方法把漢語方言分成幾類；現在因爲逐漸發現了新的方言材料，很多例外，所以這個標準已經不大適用了。粵方言中平常總是說切韻濁塞音塞擦音聲母平聲讀成清吐氣音，仄聲讀成清不吐氣音，上聲白讀清吐氣。可是博白、廉州、惠州方言中不論平聲仄聲切韻濁塞音塞擦音都讀成清吐氣音；化州方言切韻濁塞音塞擦音三分之二讀成清吐氣音，三分之一的切韻濁塞音塞擦音聲母讀的和粵方言相同；容縣、岑溪、鬱林、北流、藤縣、蒼梧、吉陽鄉諸方言中切韻濁塞音塞擦音聲母都讀成清不吐氣音；順德、高要／高明方言中切韻濁塞音塞擦音聲母白讀讀成清不吐氣音（Yue-Hashimoto 1986、蔡權 1987、黃雪貞 1987）。再者，切韻濁塞音塞擦音聲母不論平仄都讀清送氣音這個特點一向認爲是贛客方言的特點，可是在江蘇如皋、泰州、南通市、鹽城、山西洪洞、萬榮、運城、垣曲、隰縣、永和、大寧、陝西三水（枸邑）、商縣、清澗、河南靈寶、陝縣諸方言中也可以看到這種現象（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1980、丁邦新1966、喬全山1983、吳健生1984、侯精一等1986、高本漢1962、張成材 1983-4、劉勛寧 1983、楊時逢和荆允敬 1971、賀巍 1985）。方言分

類只能做到某種程度，分類不會盡善盡美的。

有人主張應該把每個方言羣構擬一個母語，然後再根據構擬的各種母語構擬一個原始漢語。各種方言羣之間有許多模稜兩可的方言，像邵武方言的歸屬就有許多不同的意見（張賢鈞 1984、羅杰瑞 1987）；同時，方言羣之內又有許多紛歧的現象。其實各個方言羣之間有不斷的接觸，彼此交互影響，與其把這些方言羣分別處理，倒不如盡量的尋討這些方言羣彼此相似的地方，也許可以看出早期人口移動的痕跡和歷史行政區劃的變更。地理的環境和行政區劃和方言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漢語分布很廣，國境以內，西北西南東北使用漢語的歷史較短，各地方言大同小異，文白層次簡單。常常有些地方漢語和非漢語同時並用，例如雲南麗江的漢語方言和當地的納西話音韻結構非常相似，都沒有鼻音韻尾，都沒有鼻化元音，複合元音很少。在漢語方言使用很久的東南沿海一帶，自從秦漢以來，因為人口移動，各種不同的漢語方言經常的發生接觸，最初的非漢語的痕跡經過長期的同化已經泯滅殆盡。每次大規模的外地移民在某個地方定居下來一定會對那個地方的方言發生影響，留下一些痕跡；各種大批外地移民定居本土的事情在某個地方發生過很多次，一定會把這個地方方言的音韻結構內部的一致性攪亂。當然每個地區的居民都會保持相當的固定性，每個地區的方言也會保持相當的系統性。

語言的基礎材料是辭彙。因為語言的新陳代謝作用，早期的辭彙被晚期的辭彙代替了，同是一個辭彙語音可能由於內在的原因而發生變化。另外因為外來的干擾，同是一個辭彙可能有幾種讀法。一個方言中的辭彙可能是經過種種不同的路徑而來的，這就是平常所謂文白異讀。參考切韻，我們知道有些字雖是同源，但是因為經過不同的路徑演變下來，所以它們的讀音不同，屬於不同的音韻層次。在沒有着手比較構擬之先，一定要把每個方言之中的音韻層次看清楚。草率勉強從事比較構擬，不會得到正確的結果。辭彙大致可以分為日常應用的辭彙和文雅的辭彙。日常應用的辭彙因為經常使用，根深蒂固，所以沿用早期的讀法，在音韻演變上屬於早期階段；文雅的辭彙是經過讀書學來的，常常與本地固有的日常辭彙所代表的音韻演變有所不同。由於讀書傳統日益加強，後來居上，早期的讀音只保存在少數日常應用的辭彙中。另外有些模聲詞，在音韻歷史的研討上，價值很小。有文讀白讀對比的例字，情形比較容

易；大部分辭彙只有一讀，也需要鑒定這些單讀字的音韻層次。音韻層次相當的讀音可以比較，音韻層次不相當的讀音不能互相比較。這是研究漢語方言歷史的人應當注意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談到漢語方言的音韻歷史，尤其是想分析不同的層次，我們不能不依賴切韻。千萬不能放棄切韻，一旦放棄切韻，我們就陷於無所是從的絕境。只有通過切韻，我們可以達到比較漢語方言的目的。不過切韻的韻類是爲了適應齊梁詩人押韻所需而建立起來的；爲了分析現代方言的音韻結構，切韻的韻類似乎過多，例如切韻的咸銜、山刪之分在現代方言中找不到解釋，所以可以歸併。爲了解釋不同種類的現代方言，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把切韻的韻類簡化，不同的簡化韻類系統就表明各種漢語方言演化的不同的途徑。當然，現存的王韻、廣韻收的字可能有商酌的地方。以往研究現代方言的一個主要目的在於構擬切韻音韻系統的音值。其實切韻聲韻調的音值即或在陸法言的時代恐怕也是因人因地各有不同。切韻的價值在於給我們一個音韻間架來討論比較各種現代方言的演變現象。

這篇文章的主旨是想根據建州八音這部地方韻書，通過切韻分析建州（建甌）方音中的層次。建州八音是乾隆六十年（1795）玉融（福建福清）的林端才（字正堅）編的一本方言辭書，是以建州方言爲根據，倣照戚林八音的體例。可是潘渭水（1986）指出建州八音中不是地道的建甌方音，因爲林端才是福清人。現在看到的建州八音是道光十年（1830）重刻的。建州八音的版本校刊一時沒有充分的材料可以完成這項工作。所以選用建州八音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建州地處閩北，與浙江江西鄰近，方音內部紛歧，其中辭彙來自多方，代表多種不同的演變；第二個原因是建州八音收字非常豐富，遠在最近發表的同音字彙之上；材料豐富，從中可以看出各種音韻層次；第三個原因是建州的方音有近人研究的成果，可資借鏡。黃典誠（1957）曾經根據建州八音發表過建甌方言初探，Jerry Norman（1976）根據他的調查材料發表了 *Phonology of the Kienow Dialect*，文中曾經比較潘茂鼎等（1963）發表的建甌方言語音材料、黃典誠（1957）的語音系統和 *New Testament in Kienow Dialect*（1922）中的拼音符號。福建漢語方言概況（討論稿 1962-3）中第五章閩北方言概況講的是建甌音系。閩北方言詞匯對比手冊（討論稿 1982）中有建甌方言的材料。李如

龍陳章太在論閩方言的一致性(1983)和閩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1985)兩文中也引用建甌方言的材料。雖然有些建甌方言的語音的記錄，可是最理想的還是用建州八音逐字向現在的建甌方言的發音人對證是否建州八音中羅列的這些字還是像書中說的那麼讀；這種工作恐怕一時也難做到。建州八音只有類別沒有音值，因為成書不到二百年，語音不會有太大的變更，我們暫且用現在的語音材料來討論建州八音。

建州八音把每組同音字分成八個小組；實際上第六小組無字，所以只有七個小組。切韻平聲清聲母字列在第五小組，現在建甌方言讀高降調。切韻平聲濁聲母字（包括全濁和次濁聲母字）一部分列在第一小組，讀高中平調，一部分列在第三小組，讀低平或低降調，和切韻上聲清聲母字合流。大致說來切韻平聲全濁聲母字在建州八音中讀高中平調的字切韻濁塞音塞擦音聲母讀清吐氣聲母，例如疲 phi、啼 thi、鉗 khiŋ、潭 thaiŋ、涂 thu、頭 the、糖 thoŋ、牀 tshoŋ、篷 phoŋ、蟲 thoŋ、擒 khiŋ、桃李 thau、彭 phaŋ；切韻平聲全濁聲母字在建州八音中讀低平或低降調的字切韻濁塞音塞擦音聲母讀清不吐氣聲母，例如脾 pi、題 ti、乾 kiŋ、騰 taiŋ、圖 tu、投 te、堂 tɔŋ、藏 tsoŋ、馮 poŋ、銅 toŋ、琴 keiŋ、櫻桃 tau、棚 paŋ。可是相反的例證也有，切韻平聲全濁聲母字讀高中平調的字也有些讀清不吐氣聲母的，例如錢 tsin、裙 kœyŋ、賠 po、排 pai、蹄 tai、茄 kiɔ、泉 tsiyŋ、平 pian、肥 py、綢 tiu、旁 poŋ、茶 tsa、牆 tsiɔŋ、盤 puŋ、沉 teiŋ、槽 tsau、晴 tsan、條 tiau；讀低平或低降調的字也有少數讀清吐氣的，例如頻 pheŋ、臣 tshēiŋ、螃 phaŋ。這裏應該注意的是兩個齊韻平聲定母字：啼讀 thi，聲母吐氣，韻母是 i，蹄讀 tai，聲母不吐氣，韻母是 ai。齊韻字讀 i，表示齊韻字和止攝字合流，齊韻字讀 ai，表示止攝蟹攝有別。

切韻平聲次濁聲母字有讀高中平調的，也有讀低平或低降調的。有些特別現象值得注意：有五個切韻平聲來母讀 s 聲母的字鱗 saiŋ、鯉 se、螺 so、聾 soŋ、籃 san 都讀高中平調，另外有五個梗攝三四等讀 ian 的字靈位 lian、迎 ŋian、名 mian、羸營 ian 都讀高中平調。這裏表示陽平讀高中平調、來母讀 s、梗攝三四等讀 ian 的字屬於同一個音韻系統。鱗真韻平聲來母在建州八音中有兩讀 saiŋ 讀高中平調，leiŋ 讀低平或低降調。來母讀 s，真韻讀 aiŋ，陽平讀高中平調是一套音韻系統；來母讀

1，真韻讀 $\varepsilon i\eta$ ，陽平讀低平或低降調是另外一套音韻系統。鱗字兩種讀法是從兩個不同的音韻演變途徑下來的，不能混爲一談。

切韻上聲清母字都在第三小組，現在讀低平或低降調。切韻上聲次濁聲母字在建州八音中多在第三小組，現在讀低平或低降調，這表示這些次濁聲母的字讀的和切韻上聲清聲母字相同，讀陰上調，這是現在官話方言中的讀法。可是有少數常用字都在第七小組，現在讀中降調，例如米 mi 、我 $\eta u\epsilon$ 、五 ηu 、領 $li\eta$ 、網 $mo\eta$ 、兩 $li\eta$ 、耳 $ne i\eta$ 、了(畢也) lau 、攪 $la\eta$ 。建州八音第七小組包括很多切韻上聲全濁聲母字，是陽上調。許多現在南方方言切韻上聲次濁聲母字有讀的和全濁聲母字相同的。米我五領網兩耳了攪讀陽上調，這是沿襲早期建州方言的讀法，這些日常用字在建州方言中沒有被晚期的讀法代替。像我 $\eta u\epsilon$ 讀中降調有一個相對的晚期的讀法 ηo 讀低平或低降調；像網 $mo\eta$ 讀中降調有一個相對的晚期的讀法 $ua\eta$ 讀低平或低降調，前者是魚網的網，後者是網羅的網，前者是日常用辭，後者是文雅的辭彙。 $\eta u\epsilon$ 中降調和 ηo 低平或低降調，韻調分屬兩個音韻層次； $mo\eta$ 中降調和 $ua\eta$ 低平或低降調，聲韻調都不相同。

切韻上聲全濁聲母字在建州八音中分入第七第八兩小組，入第七小組的字表示陽上和陽去分立，入第八小組的字表示陽上陽去合流；這兩種現象在現代漢語方言中都可以找到例證。建州八音中有些兩讀的字，例如兄弟的弟讀 ti 中降調，哥哥的弟讀 ti 高平調；丈夫的丈讀 $tio\eta$ 中降調，十尺爲丈的丈讀 $tio\eta$ 高平調；鄭重的重讀 $toey\eta$ 中降調，輕重的重讀 $to\eta$ 高平調；動靖的靖讀 $tsa\eta$ 中降調，靖又讀 $tse i\eta$ 高平調；立木架屋的柱讀 tsy 中降調，樑柱的柱讀 $thiu$ 高平調。這五對例字表示在建州八音中至少有兩套不同的音韻系統並存着：切韻上聲全濁字或讀中降調，是陽上調，與陽去對立；切韻上聲全濁字或讀高平調，是陽去調，表示陽上歸去，例如舅 kiu 、斷 $t\phi\eta$ 、件 $ki\eta$ 、稻 $thau$ 等等。另外有三個切韻上聲來母讀 s 的字也讀高平調老 se 李 se 卵 $s\phi\eta$ ，這表示來母一定是經過一個濁擦音才讀成 s ，這也是濁上歸去的例證，正像士仕切韻上聲崇母、已祀切韻上聲邪母、浹跌切韻上聲船母在建州八音中都在第八小組，現在讀 su 高平調，和露同音。另外虞韻上聲云母兩字讀 hy 高平調也是陽上歸去的例證。

切韻去聲清聲母字建州八音中都列在第二小組，現在讀低中平調。第二小組中有

少數切韻上聲濁聲母字，例如似姒俟 su、巨 ky、像 siɔŋ、誕 tuɪŋ、饌 tsuiŋ、臄 pɛiŋ，另外還有少數切韻去聲濁聲母字，例如兌隊 to、賻 xu、藉 tsia、署 sy、宙 tiu、袖 siu、悍 xan。這些例字也許表示官話方言的聲調系統濁上歸去，去聲不分陰陽。切韻去聲次濁聲母字有少數在建州八音的第二小組，另一部分很多常用字在建州八音的第八小組，讀高平調。切韻去聲全濁聲母字少數在建州八音的第七小組，例如治第 ti、弁 piŋ、佃 tiŋ、賤 tsin、郡 kœyŋ、背悖 po、逮 tai、自 tsu、住 tsy、具俱懼遽 ky、樞 kiu、暴 pau、盜 tau、淡澹 tan、暫 tsan。仲東韻去聲澄母有兩讀，昆仲的仲讀 tœyŋ 中降調，當次講的仲讀 tœyŋ 高平調；狀陽韻去聲崇母有兩讀，形狀的狀讀 tsɔŋ，中降調，狀元的狀讀 tsɔŋ 高平調。我對於建州八音的第七小組和第八小組的分別不太清楚。

建州八音對於切韻入聲字的處理辦法表現出來建州方言中有三種入聲系統。第一種是入聲不分陰陽，這些字都在建州八音的第四小組裏，現在讀升調。第四小組裏大多數都是切韻入聲清聲母字，也有些切韻入聲次濁全濁聲母的字，例如太極的極 ki、瘟疫的疫 i、稠密的密 mi、拾掇的拾 si、享食的食 si、值（當也）tsi、栗（木名）li、單獨的獨 tu、拔持的拔 pa、着實的着 tiɔ、重叠的疊 tiɛ、還有一些其他陽入字也都在第四小組裏。第二種入聲系統是入聲分陰陽，陰入字在第四小組裏，現在讀升調，陽入字在第七小組裏，現在讀中降調。陽入在第七小組裏的字像極（大也頂也）ki、值（當也）ti、孤獨的獨 tu、徭役的役 ia、蝴蝶的蝶 tiɛ、栗（果名似榛）lɛ、白（言也）pɛ、周密的密 mɛ。第一個入聲系統裏的字和第二個入聲系統的字有些聲韻也不相同，例如值 tsi 升調，聲母讀塞擦音，值 ti 中降調，聲母讀塞音；瘟疫的疫 i 升調，徭役的役讀 ia 中降調，疫役都是昔韻以母字，疫韻母是 i，役韻母是 ia；栗（木名）li 升調，韻母讀 i，栗（果名似榛）lɛ 中降調，韻母讀 ɛ。第三種入聲系統是入聲分陰陽，陰入字在第四小組，現在讀升調，陽入第八小組，現在讀高平調。例如十拾（數名）si、食（口吞）si、扒（拔）pai、着（是也）tiɔ、直（不曲）tɛ、白（素也、又姓）pa、磔 ta、疊 tha 都在第八小組。拔持的拔讀 pa 升調，扒（拔）讀 pai 高平調，二者韻調都不同，應該屬於兩個不同的音韻層次。值（當也）讀 tsi 升調，又讀 ti 中降調，曲直的直讀 tɛ 高平調，i 韻代表職韻，ɛ 韻代表德韻，三種

讀法屬於三個不同的音韻系統。白（言也）讀 $p\epsilon$ 中降調，白（素也、又姓）讀 pa 高平調，這兩種韻母的讀法代表漢語方言中梗攝二等入聲字的兩種讀法： $p\epsilon$ 表示梗攝二等入聲字和曾攝一等入聲字合流，所以白（陌韻）讀 $p\epsilon$ 高平調（陽入），北（德韻）讀 $p\epsilon$ 升調（陰入）； pa 表示梗攝二等入聲字不與曾攝一等入聲字合流，與宕攝一等入聲字對立，所以白（陌韻）讀 pa 高平調，泊（鋒韻）讀 $p\phi$ 高平調（參看 K. Y. Chang, 1987）。蝴蝶的蝶讀 $ti\epsilon$ 中降調，碗碟的碟讀 ta 高平調，碟碟同屬帖韻，可是韻調都不相同，代表兩個不同的音韻層次。重叠的疊有兩讀，一讀 $ti\epsilon$ 升調，表示無陰入陽入之分，另外一讀是 tha 高平調， $ti\epsilon$ 和 tha 聲韻調都不相同，表示建州方言中的音韻紛歧的現象。碟疊讀 a 是閩方言的特色，在很多閩方言中帖韻字讀的和洽狎韻字相同（參看李如龍，1984）。建州八音中月韻疑母字月讀 $ny\epsilon$ 中降調，月韻云母字曰讀 ua 高平調，拿月韻非母字髮來比，髮有兩讀 $py\epsilon$ 升調， xua 升調， $py\epsilon$ 表示非母讀重唇， xua 表示非母讀輕唇， f 讀 xu 是閩方言普遍的現象。髮 $py\epsilon$ 升調（陰入）月 $ny\epsilon$ 中降調（陽入）應該屬於同一個韻母系統，髮 xua 升調（陰入），曰 ua 高平調（陽入）代表另外一個音韻演變的途徑。絕薛韻合口從母字有兩讀，一讀 $tsy\epsilon$ 中降調，是高的意思，另外一讀是 $tsy\epsilon$ 高平調，是斷絕的絕。鐸韻並母字有三種讀法：毫 $p\phi$ 升調，薄箔讀 $p\phi$ 中降調，和泊 $p\phi$ 高平調。錫韻定母字笛廸敵狄滌讀 ti 升調，羅讀 tia 高平調。羅讀 tia 高平調，白讀 pa 高平調，羅白都是梗攝入聲字，現在的讀音韻調相同，應該屬於同一個音韻系統。

上面零零碎碎的討論聲韻調相配的關係，可以看出一些層次關係，可是究竟不能整個兒的建立起來幾個互相獨立並存的音韻系統。建州方言中的辭彙似乎是東拼西湊而來的，像這樣的方言要經過一番分析的工夫才能進行比較工作。要是不加分析，用一些像建州八音中的材料來構擬出來一個早期音韻系統，這種構擬的結果一定會是個四不像的東西，在歷史文獻中找不到解釋，在其他漢語方言中找不到對應的關係。

建州八音中有七個聲調：第一小組字現在讀高中平調，第二小組字現在讀低中平調，第三小組字現在讀低平或低降調，第四小組字讀升調，第五小組字現在讀高降調，第七小組字現在讀中降調，第八小組字現在讀高平調。Norman (1976) 調查的建甌方言不分高中平和低中平調。（蒙侯精一、平田昌司兩位先生惠贈建州八音複印

本，本文承何大安先生及楊秀芳女士改正多處，謹此誌謝。）

建州八音中的韻母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陽聲韻，都有舌根音韻尾。這些陽聲韻可以按照他們的元音分成高元音和低元音兩類。高元音類韻母可以分成三類：(1) 前展唇 *iŋ* (年)、*ɛiŋ* (人)、*aiŋ* (田)，(2) 前圓唇 *yŋ* (園)、*œyŋ* (穰)，和 (3) 後圓唇 *uiŋ* (蟠)、*oŋ* (桐)、*ɔŋ* (罔)、*ioŋ* (陽)；低元音韻母有 *aŋ* (南) 和 *iaŋ* (正)。(Norman 1976 的建甌方言沒有 *oŋ* 和 *ɔŋ* 的分別)。另外 *uaŋ* (販)、*uɔŋ* (放) 兩韻只有 *x* 和零聲母，*uaŋ* (黃) 韻只有 *k*、*kh*、*x* 和零聲母，如果認為 *ku*、*khu*、*xu*、*u* 是聲母，就可以減少韻母的數目。第二類是陰聲韻，建州方言沒有塞音韻尾。陰聲韻也可以按照元音的高低前後展唇圓唇分成幾類。高元音類韻母：(1) 前展唇 *i* (時)、*iu* (油)、*e* (茅)、*ɛ* (臍)、*ie* (刺)，(2) 前圓唇 *y* (魚)、*ye* (蛇)、*œ* (兒) (只有零聲母字)，(3) 後圓唇 *u* (吳)、*ue* (蕨) (黃典誠 1957 *uoi*)、*o* (梅)、*ɔ* (峩)、*io* (茄)。低元音類韻母：*a* (茶)、*ua* (過)、*ia* (舍)、*ai* (犁)、*au* (柴)、*iau* (橋)。*xuai* (發) 可以認為 *xu* 是聲母，*ai* 是韻母。(文中例字右上角號碼表示建州八音中的小組，調類韻類聲類是依照切韻系韻書中的分類，韻類以平聲包括上去。)

建州八音中的年 (*iŋ*) 韻包括鹽嚴凡添韻字 (凡韻唇音字范讀 *piŋ*⁷，其他唇音聲母字除外) 經過 **iam* 和仙先韻開口字經過 **ian* 演化下來。從 **iam* 和 **ian* 到 *iŋ* 表現元音提高合併，**ia* 讀成 *i*，韻尾從 **m* 和 **n* 讀成 *ŋ*。例字像 *siŋ* 先⁵仙⁵羶⁵閃³陝³鮮³扇²善⁸和 *khin* 謙⁵愆⁵鴛⁵鉗¹遣³欠²緯²。有少數 **iam* 韻字仍然讀 *iaŋ*，例如 *iaŋ* 艷⁸爓⁸焰⁸餞⁸焱⁸，*tsiaŋ* 𦉰³，*kiaŋ* 徹² (集韻倣許鑒切覽倣高危也)。

添韻字在建州八音中有兩種讀法：一種讀法是和鹽嚴凡韻合流，現在讀 *iŋ*；另外一種讀法似乎表示添韻沒有介音，大概讀 **em*；這個 **em* 和 **am* (咸銜韻) 合流，現在讀 *aŋ*，例如 *taŋ* 甜³𦉰³點³店²，*naŋ* 念⁸。先韻在建州八音中也有兩種讀法：一種讀法是和仙韻合流，現在讀 *iŋ*；另外一種讀法是 **en*，和 **an* (山刪韻) 合流，現在讀 *aŋ*，例如 *taŋ* 填¹殿⁸𦉰⁸，*tsaŋ* 剪³翦³戩³，*tshaŋ* 千⁵仟⁵，先 *saiŋ*⁵，*laiŋ* 蓮¹帘¹，*kaiŋ* 繭³肩⁵，*khaiŋ* 牽⁵，*ŋaiŋ* 研³。

建州八音中的仁 (*ɛiŋ*) 韻是經過 **iŋ* 演變下來的，包括侵韻字，(侵韻莊系聲母

把介音丟掉，把元音降低），也包括真韻開口字，（臻韻真韻開口莊系聲母把介音丟掉，把元音降低），也包括蒸韻和庚三 清青韻開合字和部分合口字。這些字讀 $\epsilon i\eta$ ，是由於 $i\eta$ 已經被從 $*iam$ 和 $*ian$ 演化下來的字佔去了，所以 $*i\eta$ 降低分裂為 $\epsilon i\eta$ 。例如今讀 $k\epsilon i\eta^5$ ，鱗讀 $l\epsilon i\eta^3$ ，寧讀 $n\epsilon i\eta^8$ 。有些侵韻字讀 $i\eta$ ，例如 $ki\eta$ 今⁵， $i\eta$ 壬³任³任⁸荏⁸稔⁸，有幾個真韻字也讀 $i\eta$ ，例如 $i\eta$ 仁³仞⁸，蒸韻字孕讀 $i\eta^8$ 。殷韻字有讀 $\epsilon i\eta$ 的，例如 $k\epsilon i\eta$ 勤³慇³謹³斬⁸， $\eta\epsilon i\eta$ 垠³狷⁴， $x\epsilon i\eta$ 欣⁸忻⁸， $\epsilon i\eta$ 隱³癰³慇⁵，也有讀 $\alpha\epsilon y\eta$ 的，例如 $k\alpha\epsilon y\eta$ 斤⁵， $kh\alpha\epsilon y\eta$ 芹⁸， $\eta\alpha\epsilon y\eta$ 齷¹， $x\alpha\epsilon y\eta$ 訢⁵昕⁵愀⁵，也有讀 $y i\eta$ 的， $ky i\eta$ 筋⁵近⁸。 $\epsilon i\eta$ 和 $\alpha\epsilon y\eta$ 是開口合口之分。殷韻讀開口是官話系統，殷韻讀合口是閩方言的特色。

建州八音中的 $\epsilon i\eta$ 韻是由 $*i\eta$ 演化下來的，建州八音中的 $ai\eta$ 韻是由 $*e\eta$ 和 $*an$ 演化下來的： $*e\eta$ 的元音降低分裂成 $ai\eta$ ， $*an$ 的韻尾 $*n$ 變成 $i\eta$ 。建州八音中有些字有兩讀，例如鱗有 $l\epsilon i\eta^3$ 和 $sai\eta^1$ 兩讀，閩有 $m\epsilon i\eta^3$ 和 $mai\eta^1$ 兩讀，寧有 $n\epsilon i\eta^3$ 和 $nai\eta^3$ 兩讀，寧有 $n\epsilon i\eta^8$ 和 $nai\eta^8$ 兩讀，頂有 $t\epsilon i\eta^3$ 和 $tai\eta^3$ 兩讀。這種兩讀的現象可能是因為原來 $*j$ 介音的有無的分別： $*j\alpha n$ 讀成 $*in$ ， $*\alpha n$ 讀成 $*en$ ， $*j\alpha\eta$ 讀成 $*i\eta$ ， $*\alpha\eta$ 讀成 $*e\eta$ 。介音在閩方言中不十分穩定。蒸韻字氷讀 $pai\eta^5$ ，不讀 $p\epsilon i\eta^5$ 就是因為丟掉 $*j$ 介音的緣故。另外有一些字大多數是青韻字，建州八音中讀 $ai\eta$ ，例如瓶 $pai\eta^3$ 、亭 $tai\eta^3$ 、廳 $thai\eta^5$ 、醒 $sai\eta^3$ 、鈴 $lai\eta^1$ ，這也許是因為青韻可能讀成 $*e\eta$ ，就好像添韻可能讀成 $*em$ ，先韻可能讀成 $*en$ 。清韻合口字讀成 $\epsilon i\eta$ ：瓊 $k\epsilon i\eta^3$ 、頃 $kh\epsilon i\eta^5$ 、頃 $kh\epsilon i\eta^3$ 、罄 $\epsilon i\eta^5$ 、穎 $\epsilon i\eta^8$ ；青韻合口字讀成 $ai\eta$ ：烟迴髮 $kai\eta^3$ ；這裏又是清青有別。

庚三 清青韻讀 $*i\eta$ 表示這些韻的字和蒸韻合流，建州方言讀 $\epsilon i\eta$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庚三 清青韻獨立，建州方言讀 $ia\eta$ 。建州八音裏有許多庚三 清青韻字有兩讀，例如太平的平讀 $p\epsilon i\eta^3$ ，公平的平讀 $pia\eta^1$ ；命(委令)讀 $m\epsilon i\eta^8$ ，命(五行八字)讀 $mia\eta^8$ ；鼎讀 $t\epsilon i\eta^3$ 又讀 $tia\eta^3$ ；成敗的成讀 $tshe i\eta^3$ ，成(事濟)讀 $ia\eta^3$ ；靈感的靈讀 $l\epsilon i\eta^3$ ，靈位的靈讀 $lia\eta^1$ ；迎接的迎讀 $\eta\epsilon i\eta^3$ ，迎送的迎讀 $\eta ia\eta^1$ ，行讀 $ai\eta^3$ 又讀 $kia\eta^3$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兩讀字裏，有些陽平字讀 $\epsilon i\eta$ 韻的在建州八音的第三小組裏（平 $p\epsilon i\eta^3$ 、靈 $l\epsilon i\eta^3$ 、迎 $\eta\epsilon i\eta^3$ ），讀 $ia\eta$ 韻的在建州八音的第一小組裏（平 $pia\eta^1$ 、靈

lian¹、迎 nian¹)，陽平字的兩種讀法似乎是屬於兩個音韻層次。

庚三 清青韻字還有讀 aŋ 的，介音消失，例如 paŋ 柄²病³，phaŋ 偈⁵合，maŋ 嘆¹，tsaŋ 晴¹井³靜⁷靖⁷，tshaŋ 醒³。這組字裏也有些兩讀的，例如晴 tsaŋ¹、情 tseŋ³、柄 paŋ²、peŋ²、醒 tshaŋ³、saiŋ³、靖 tsaŋ⁸、tseŋ⁸。

建州八音中的田 aiŋ 韻有許多來源。第一，侵韻莊系聲母把介音侵蝕了，在建州方言中經過 *em、*eŋ 讀成 aiŋ，例如森參 saiŋ⁵。臻真韻開口字莊系聲母字發生同樣的變化，在建州方言中經過 *en、*eŋ 讀成 aiŋ，例如臻秦榛 tsaiŋ⁵，襯襯 tshaiŋ²。第二，痕韻舌根音字和魂韻唇音字在建州方言中經過 *en、*eŋ 讀成 aiŋ，例如跟 kaiŋ⁵，恨 xaiŋ⁸，恩 aiŋ⁵，奔犇 paiŋ⁵。第三，耕庚二韻字和登韻字合流，經過 *eŋ，在建州方言中讀成 aiŋ，例如朋彭 paiŋ¹，藤 taiŋ¹，橙 tsaiŋ³，僧生 saiŋ⁵，冷 laiŋ³，肯 khaiŋ³，硬 ŋaiŋ⁸，櫻 aiŋ⁵。登韻合口字，丟掉合口成分，讀成 aiŋ，例如肱 kaiŋ⁵，薨 aiŋ⁵。第四，山刪韻開口唇音聲母和舌根音喉音聲母字經過 *an，在建州方言中讀成 aiŋ，例如班班頒 paiŋ⁵，間奸姦艱 kaiŋ⁵。另外有少數先韻字，經過 *en, *an，在建州方音中讀成 aiŋ，例如肩 kaiŋ⁵，殿 taiŋ⁸，先 saiŋ⁵，千 tshaiŋ⁵。第五凡韻唇音字讀輕唇（泛²凡³梵³）和元韻唇音字讀輕唇（番⁵反³販²煩³晚³萬⁸）在建州方言中聲母讀 xu 或 u，韻母經過 *an，讀成 aiŋ。uaiŋ 是建州八音的販字韻。第六，有四個覃韻字（潭潭鐔曇）讀 thaiŋ¹。這組字的聲母是舌尖音，另外有一組覃談韻舌根音喉音聲母的字（甘柑疋敢感勘庵菴暗）在建州方言中讀 ɔŋ；這可能是切韻 *am 韻因為聲母不同而分化為 *am 和 *om，*am 經過 *an 而讀 aiŋ，*om 經過 *oŋ 而讀成 ɔŋ。

建州八音的園 yin 韻是和年 in 韻相對的合口韻。yin 是經過 *iuan 演化下來的，in 是經過 *iam、*ian 演化下來的。建州八音的 yin 韻包括仙先韻的合口字和元韻的開口字和合口字（飯 pyin⁸）。元韻字不分開合都讀成帶合口成分的字是閩方言的一個特色。建州八音中有少數元韻開口字讀 in：蹇 khiŋ³，憲（榮也）xin³。另外有幾個 in、yin 兩讀字：囡（兒也）khiŋ²，kyin³，貧賤的賤讀 tsin⁷，貴賤的賤讀 tsyin⁸。還有幾個刪韻合口字，在建州方言中有兩讀，例如關 kyin⁵，kuin⁵，彎灣 yin⁵，uin⁵，玉環的環，還遶的還讀 khyin⁵，還（復也），循環的環讀 uin³，還（復也）土音讀 xin²，正音讀 uin³。

建州八音中的穠 œyn 韻是和人 ein 韻相對的合口韻。 œyn 韻是經過 $*y\eta$ 韻下降分裂而來的， ein 是經過 $*i\eta$ 韻下降分裂而來的。元音 $*y$ 有兩個來源： $*w$ 介音， $*i$ 主要元音， $*j$ 介音， $*u$ 主要元音，都可以產生 y 。建州八音中的 œyn 韻包括東三鍾韻經過 $*iun$ ，庚三清青韻合口經過 $*uin$ 真韻合口（諄韻）經過 $*uin$ 和殷文韻經過 $*iun$ 。東三鍾韻字像 lœyn 龍¹隆¹隴⁷， kœyn 弓⁵宮⁵躬⁵恭⁵供⁵龔⁵拱³鞏³供²， khœyn 恐³。庚三清青韻合口字部分保存合口成分，經過 $*y\eta$ ，讀成 œyn ，例如 kœyn 瓊³， xœyn 兄⁵， œyn 榮³嶸³螢³榮³滌³瑩³永³泳⁸詠⁸。真韻合口（諄韻）字經過 $*uin$ 、 $*yn$ 、 $*y\eta$ 而讀成 œyn ，例如舜 sœyn^2 ，春 tshœyn^5 。有少數真韻開口字也讀成 œyn ，例如巾 kœyn^5 ，銀 $\eta\text{œyn}^1$ 。有一兩個真韻（諄韻）字讀 $y\eta$ ，例如瞬 $\text{sy}\eta^3$ ，韌 $\text{ny}\eta^8$ 。殷文韻字經過 $*iun$ 、 $*yn$ 、 $*y\eta$ ，讀成 œyn ，例如斤 kœyn^5 ，芹 khœyn^8 ，訢訢焮 xœyn^5 ，軍君 kœyn^5 ，糞 pœyn^2 。有些殷文韻字在建州方言中讀 $y\eta$ ，例如分 $\text{py}\eta^5$ ，筋 $\text{ky}\eta^5$ ，近 $\text{ky}\eta^8$ ，慍 $\text{y}\eta^4$ 。分平聲字讀 $\text{py}\eta^5$ ，糞去聲字讀 pœyn^2 ，韻母一高一低，是否與閩東方言，像福州方言，韻母與聲調有相互關係（參看陳澤平1984）那種現象有相似的地方。此外痕韻字根讀 $\text{ky}\eta^5$ ，魂韻字畚盞讀 pœyn^2 ，噴讀 phœyn^2 ，鈍讀 tœyn^3 。

寒桓韻字山刪韻開口莊系聲母字和山刪韻合口字經過 $*uan$ ，在建州方言中讀 $\text{u}\eta$ 韻（另外喘仙韻字讀 $\text{tshu}\eta^3$ ）。山刪韻開口唇音聲母字和舌根喉音聲母字經過 $*an$ ，在建州方言中讀 $\text{a}\eta$ 。另外有些寒韻和山刪韻開口字讀 $\text{a}\eta$ ，有些桓韻字讀 $\text{ɔ}\eta$ 。在建州八音中有許多 $\text{u}\eta$ ： $\text{a}\eta$ 或 $\text{u}\eta$ ： $\text{ɔ}\eta$ 兩讀的字，例如單 $\text{tu}\eta^5$ ：鄆 $\text{ta}\eta^5$ ，勻攤的攤、灘 $\text{thu}\eta^5$ ：攤開的攤 $\text{tha}\eta^5$ ，髮（髮光） $\text{tshu}\eta^8$ ：髮（髮也） $\text{tsha}\eta^4$ ，鰲（魚） $\text{tshu}\eta^8$ ：鰲（魴魚） $\text{tsha}\eta^2$ ，山 $\text{su}\eta^5$ ：訕疝 $\text{sa}\eta^2$ ，懶 $\text{lu}\eta^3$ ： $\text{la}\eta^3$ ，趕趕程 $\text{ku}\eta^3$ ：趕趕桿 $\text{ka}\eta^3$ ，卬 $\text{ku}\eta^2$ ： $\text{kua}\eta^4$ ，歡懽 $\text{xu}\eta^5$ ：驢 $\text{xua}\eta^3$ ，端 $\text{tu}\eta^5$ ：段段斷 $\text{tɔ}\eta^8$ ，鍛煅 $\text{thu}\eta^3$ ：象 $\text{thɔ}\eta^8$ ；散 $\text{su}\eta^2$ ：蒜算 $\text{sɔ}\eta^2$ ，贊瓚讀 $\text{tsu}\eta^2$ ：纘瓚纘 $\text{tsɔ}\eta^2$ ，管（姓也） $\text{ku}\eta^3$ ：管（簫） $\text{kɔ}\eta^3$ ，灌 $\text{ku}\eta^2$ ：灌 $\text{kɔ}\eta^2$ 。桓韻字丸有兩讀 $\text{y}\eta^1$ 和 $\text{ɔ}\eta^1$ 。

建州八音中的桐 $\text{ɔ}\eta$ 韻是經過 $*u\eta$ ，元音降低讀成 $\text{ɔ}\eta$ ，包括東一冬韻字和東三鍾韻的知系字和唇音字，例如重 $\text{tɔ}\eta^8$ ，蟲 $\text{thɔ}\eta^1$ ，馮 $\text{pɔ}\eta^3$ ，蜂 $\text{phɔ}\eta^5$ ，和封風豐 $\text{xɔ}\eta^5$ 。有些登韻合口字和耕庚三韻唇音字和合口字，例如猛蜢 $\text{mɔ}\eta^3$ 和泓閎絃宏覺都讀 $\text{ɔ}\eta^3$ 。

有兩個魂韻來母字讀 lon ：𩶛³礪⁷。有兩個文韻唇音聲母字也讀 on ，幃 $phon^8$ 和聞 mon^8 。有幾個陽韻唇音字讀 on ，例如放 pon^2 ，房 pon^3 ，枋 pon^5 ，紡 $phon^3$ ，網（緹） mon^7 ，魴 xon^5 。另外還有幾個江韻字也讀 on ，像港 kon^3 ，巷 xon^8 ，和雙變 son^5 。

建州八音中的因 on 韻有幾個來源。第一個來源是唐韻和江韻字，這些字經過 $*an$ 、 $*auŋ$ ，再經過 $*on$ ，元音降低，在建州方言中讀成 on 。建州八音中的放 uon 韻包括陽韻的唇音字和云母字，例如 $xuon$ 方⁵芳⁵妨⁵髻³做³訪³放²， uon 旺⁸王⁸妄⁸望⁸。第二個來源是痕魂韻字。少數的痕韻舌根音喉音聲母字（跟恨恩）和魂韻的唇音聲母字（奔犇）經過 $*en$ 讀 ain ，大部分的痕魂韻字都經過 $*on$ ，在建州方言中讀成 on ，例如盆本讀 pon^3 ，吞讀 $thon^5$ ，艮棍讀 kon^2 ，懇壘網讀 $khon^3$ ，痕讀 xon^1 。建州八音中的放 uon 韻也包括文韻的唇音聲母字，例如 $xuon$ 分⁵粉³分⁸忿⁸憤⁸， uon 文³紋³蚊³聞³紊⁸。第三個來源是桓韻字，經過 $*on$ 演化下來，在建州方言中讀成 on ，例如 ton 段⁸緞⁸斷⁸， $thon$ 豕⁸， $tson$ 鑽²鑽²鑽²， son 酸⁵蒜²算²卵⁸， non 暖³煖³， kon 管³灌²， xon 驢⁵， on 丸¹。拴 son^5 代表刪韻合口莊系聲母字。第四個來源是覃談韻的舌根音喉音聲母字，經過 $*om$ 演化下來，在建州方言中讀 on ，例如 kon 甘⁵柑⁵疳⁵敢³感³， $khon$ 勘²勘²， on 庵⁵菴⁵暗²。這裏似乎表示咸銜韻讀前 $*am$ ，覃談韻讀後 $*am$ 。 $*am$ 在許多現代漢語方言中在舌尖聲母後邊讀 $*am$ （潭禪鐔曇在建州方言中讀 $thain$ ），在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邊讀 $*om$ 。

建州八音有桐 on 韻和因 on 韻，Norman (1976) 的建甌方言沒有 on 和 on 的分別。建州八音中有些 on 和 on 的分別從歷史演變上很難解釋，例如𩶛（物之圓者）的𩶛有 lon^3 、 lon^3 兩讀；釋放的放讀 pon^2 ，誹謗的謗讀 pon^2 ，房（臥所）讀 pon^3 ，防守的防讀 pon^3 ；枋（腰板）讀 pon^5 ，邦幫讀 pon^5 ；港讀 kon^3 ，講讀 kon^3 ；雙讀 son^5 ，霜桑喪讀 son^5 。

建州八音中的陽 ion 韻都是陽韻字，例如 $khion$ 匡⁵眶⁵筐⁵框⁵鄧⁵閭⁵。有兩個不是陽韻字也讀 ion ，控告的控讀 $khion^5$ ，影（印物成形）讀 ion^3 。

建州八音中的南 an 韻有幾個來源。第一個是覃談咸銜韻字，經過 $*am$ 讀成 an 。第二個是添韻字，經過 $*em$ ， $*am$ ，讀成 an ，例如 tan 甜³恬³點³店²， nan 念⁸。第三個是寒韻字和山刪韻字，切韻的前 $*an$ 和後 $*an$ 合流，都讀成 an ，例如 tan 覃⁵但⁷

憚⁸, than 攤⁵坦³, tsan 棧⁸, tshan 鯨²鬚⁴, san 訕²疝², nan 赧³慚³, lan 懶³, kan 趕³趕³桿³, khan 刊³侃³看⁸, xan 悍²。建州八音中的黃 uan 韻有 kuan 桿³鉤³卅⁴, 和 xuan 驢³。第四個是凡韻唇音字讀輕唇音, 聲母是 xu-, 韻母是 an, 例如 xuan 犯⁸汜⁸範⁸汎⁸。第五個是唐韻和江韻字。漢語方言中唐韻江韻字有兩種讀法, 一種是 *an, 另外一種是 *on。建州方言中兩種讀法都有, 代表 *an 的是 an, 代表 *on 的是 on。例如龐讀 pan³, 旁讀 pon¹; 滂讀 phan³, 霧滂讀 phon³; 忙芒鉗讀 man¹, 邛讀 mon¹; 龍悵讀 man³, 盲宗鉗忙汜竄讀 mon³; 降讀 kan², 降絳讀 kon²; 亢(頸也又宿名)讀 khan³, 亢(過也、衍也)讀 khon²; 印昂裊讀 nan³, 印讀 non³; 降桁讀 an³, 降行杭航讀 on³。建州八音中的黃 uan 韻有許多唐韻合口字, 例如 kuan 光⁵杗⁵胱⁵廣⁵牐⁷, khuan 曠³擴³, xuan 惶¹惶¹荒⁵慌⁵育⁵恍³誑³晏³, uan 黃¹礦¹簧¹皇³凰³隍³, 還有一些陽韻合口字, 例如 kuan 狂³, khuan 況²貺², uan 王¹亡³忘³往³枉³罔³網³妄⁸望⁸旺⁸。建州八音中的 uan 韻和 uon 韻代表漢語方言中唐陽韻的兩種讀法, 例如妄望旺都有 uan⁸、uon⁸ 兩讀。第六個是耕庚清青韻字。這些韻的字在漢語方言中有兩種讀法: 一種讀法是與登蒸合流, 讀 *en、*in, 在建州方言中讀 ain 和 ein; 另外一種讀法是與唐陽對立, 在建州方言中這幾韻的字讀 an, ian 和 on, ion 對立。庚韻字彭有兩讀 phɛin³ 和 phan¹, 兩讀韻調都不相同。清韻字情晴韻調也不相同, 情讀 tɛin³, 晴讀 tsan¹。下面是耕庚清青韻的例字: pan 柄²病⁸, pian 平¹坪¹併²餅³, phan 彭¹併⁵, phian 蜢³(歪腳)、闕⁵(命死闕也)枿⁵, man 暎¹, mian 名¹命⁸, tian 呈³程³脛³偵³鼎³擲⁷定⁸(的寔), thian 聽⁵鄭⁸定⁸, tsan 晴¹井³靜⁷靖⁷, tsian 正²正⁵, tshan 青¹鯖⁵錚⁷醒³, tshian 請³, san 生⁵牲⁵省³, sian 性²姓²聲⁵, lian 靈¹領³嶺³令⁸, kan 羹⁵更⁵哽³埂³, kian 鏡²行³驚⁵, khan 坑⁵, khian 輕⁵, nian 迎¹, an 莖³桁³, uan 橫¹, ian 贏¹營¹成³域³映⁸暎⁸。此外有兩個登韻字棚棚讀 pan³。

建州八音中和陽聲韻年 in 韻相當的入聲韻是劇 ie 韻。ie 韻包括葉業帖韻字, 經過 *iap, 和薛屑韻開口字, 經過 *iat, 元音升高到 ε, 塞音韻尾消失, 在建州方言中讀 ie。有少數屑韻合口字讀 ie: 缺 khie⁴, 血 xie⁴, 穴 xie⁸。有少數葉韻業韻字讀 ia: 葉 tsia⁷, 鐸 nia⁴, 燭 xia⁴, 燂 ia⁷。月韻字嘸不讀合口, 讀 xie⁴。薛韻字熱 ie³, 在建州八音的第三小組。點韻的點字讀 kie⁴, 意思是慧也。

帖韻字在建州八音中有兩種讀法：一種讀法是和葉業韻合流，現在讀 $i\epsilon$ ；另外一種讀法似乎表示帖韻沒有介音，大概讀 $*ep$ 和 $*ap$ （洽狎韻）合流，現在讀 a 。疊字有 tie^4 和 tha^8 兩讀，疊字帖韻定母字， tie^4 表示定母讀不吐氣清音，聲調不分陰陽入， tha^8 表示定母讀吐氣清音，聲調分陰陽入，陽入字在建州八音的第八小組。此外，蝴蝶的蝶讀 tie^7 ，碗碟的碟讀 ta^8 ，蝶碟都是帖韻定母字， tie^7 表示聲調分陰陽入，陽入字在建州八音的第七小組， ta^8 表示聲調分陰陽入，陽入字在建州八音的第八小組。帖讀 $thie^4$ ，貼粘帖咕讀 tha^4 ，這些字是帖韻透母字，讀陰入，在建州八音的第四小組。莫莢的莢是帖韻見母字，在建州八音中有 kie^4 和 kai^4 兩讀。屑韻字在建州八音中也有兩種讀法：一種讀法是和薛韻合流，現在讀 $i\epsilon$ ；另外一種讀法是經過 $*et$ ，和 $*at$ （黠鎋韻）合流，現在讀 ai ，例如竹節的節讀 $tsie^4$ 或 tse^4 ，年節的節讀 $tsai^4$ ，蟻（似蟻）讀 $tshie^8$ ，截（斷也）讀 $tsai^8$ 。

建州八音中和陽聲韻仁 $\epsilon i\eta$ 韻相當的入聲韻是時 i 韻。 i 韻包括緝韻字，（緝韻莊系聲母把介音侵蝕，把元音降低），也包括質韻開口字，（櫛韻莊系聲母把介音侵蝕，把元音降低），也包括職韻和陌三 昔錫韻開口字和少數昔韻合口字（獮 ki^4 ，疫 i^4 ）。迄韻字乞不讀合口，讀 khi^4 。有少數緝韻字（濕 $tshie^4$ ），質韻開口字，（帙 $\eta i\epsilon^7$ ），櫛韻字（櫛 $tsie^4$ ），職韻開口字（拭 $si\epsilon^4$ ，翼 $si\epsilon^8$ ），錫韻開口字（浙晰 $tsie^4$ ）不讀 i ，讀 $i\epsilon$ 。

陌三 昔錫韻開口字讀 i 表示這些韻的字與職韻合流，經過 $*j\epsilon k$ 、 $*ik$ ，在建州方言中讀 i ，偶爾丟掉介音 $*j$ ，經過 $*\epsilon k$ 、 $*ek$ ，在建州方言中讀 ϵ ，例如逆 $\eta\epsilon^7$ 。另外一種可能就是陌三昔錫韻字不跟職韻字合流，讀 $*iak$ ，在建州方言中丟掉塞音韻尾，讀成 ia 。例如 pia^4 壁， tia^8 糴， $tsia^4$ 迹跡蹟脊鵲隻蹠跖， $tshia^4$ 赤， lia^7 篋， kia^7 展， xia^4 詭， ia^7 役（昔韻合口字）。另外有幾個昔韻字建州方言中讀 $i\epsilon$ ：炙 $tsi\epsilon^4$ ，石 $tsi\epsilon^8$ ，尺 $tshic^4$ 。麥韻字摘讀 tia^4 ，陌三 韻字額有三個讀法：頭額的額讀 ηia^7 ，數限的額讀 $\eta\epsilon^7$ ，匾額的額讀 $\eta\epsilon^4$ 。

建州八音中和陽聲韻田 $ai\eta$ 韻相當的入聲韻是臍 ϵ 韻和犁 ai 韻。 $ai\eta$ 韻有兩個來源 $*e\eta$ 和 $*an$ ， ϵ 韻的來源是 $*ek$ ， ai 韻的來源是 $*at$ 。第一，緝韻字莊系聲母把介音侵蝕了，經過 $*ep$ 、 $*ek$ ，在建州方言中讀成 ϵ ，例如澀讀 se^4 。櫛韻莊系聲母字發生同

樣的變化，經過 *et、*ek，在建州方言中讀成 ε ，例如瑟讀 $s\varepsilon^4$ 。職韻莊系聲母字也發生同樣的變化，經過 *ek 讀成 ε ，例如仄讀 $t\varepsilon^4$ ，側測讀 $tshe^4$ ，色齋讀 $s\varepsilon^4$ 。第二，麥韻陌二韻字和德韻字合流，經過 *ek，在建州方言中讀 ε ，例如北 $p\varepsilon^4$ ，白 $p\varepsilon^7$ ，德得 $t\varepsilon^4$ ，格革隔 ke^4 。麥韻合口字鹹和陌二韻合口字號讀 $\eta\varepsilon^4$ 。有少數質韻字（密 $m\varepsilon^7$ ，漆 $tshe^4$ ，栗 le^4 ）、職韻字（直 $t\varepsilon^8$ ）、陌三韻字（逆 $\eta\varepsilon^7$ ）、錫韻字（錫 the^4 ，錫 $s\varepsilon^4$ ，瘰 le^4 ）因為介音 *j 不穩定，不讀 i，而讀 ε 。陌二韻字白有兩讀 $p\varepsilon^7$ （言也），和 pa^8 （素也、又姓），髻（髮長）也有兩讀 khe^4 、 kha^4 。這表示麥陌二韻另有一讀不與德韻合流，與鐸韻相對立。第三，點鐸韻唇音字和舌根音喉音聲母字經過 *at，在建州方言中讀成 ai，例如八捌 pai^4 ，扒（拔） pai^8 ，瞎 xai^4 ，魴 ai^4 。有少數屑韻字經過 *et、*at，在建州方言中讀 ai，例如年節的節讀 $tsai^4$ ，截斷的截讀 $tsai^8$ 。第四，乏韻唇音字讀輕唇（罰 $xuai^8$ ），元韻唇音字讀輕唇（發 $xuai^4$ ）。血脉的血讀 $xuai^4$ 。uai 在建州八音中是發字韻。

建州八音中和陽聲韻園 yin 韻相當的入聲韻是蛇 $y\varepsilon$ 韻。 $y\varepsilon$ 韻包括薛屑韻合口字，例如綴 tye^4 、輟 $tsye^4$ 、絕（高也） $tsye^7$ 、絕（斷絕） $tsye^8$ 、雪說 sye^4 、決 kye^4 、缺 $khye^4$ 、悅閱 ye^4 ，和月韻開口字，例如髮 pye^4 、歇 xye^4 、月 ηye^7 、越 ye^4 。薛韻字舌讀 ye^7 ，月韻開口字調讀 io^4 ，蝦讀 $xi\varepsilon^4$ 。曷韻字獺讀 $thye^4$ 。

建州八音中和陽聲韻穠 œyn 韻相當的入聲韻是魚 y 韻。y 韻包括的屋三燭韻字經過 *iuk，職韻合口字經過 *uik，質韻合口字（術韻）字經過 *uit，和迄物韻字經過 *iut，這些字在建州方言中都讀 y。屋三燭韻字有竹 ty^4 、軸 ty^8 、燭 tsy^4 、肉 ny^7 、戳 ly^4 、六陸 ly^7 、菊 ky^4 、郁 y^4 、和浴 y^7 。職韻合口字有洫 xy^4 、域 y^4 。質韻合口字（術韻）字有朮 ty^7 、出黜 $tshy^7$ 、秫 $tshy^8$ 、述術邳 sy^4 、聿遙 ly^4 、律 ly^7 、醵 ky^4 、鵠 y^4 。迄物韻字有訖迄乞汔 ky^4 、屈 khy^4 、熨鬱 y^4 。物韻唇音字讀輕唇音聲母字有讀 xu 的（弗⁴、艸⁴、佛⁴、髻⁴、沸⁴、剃⁴、拂⁴），有讀 xo 的（佛⁸）；有讀 u 的（勿⁴），有讀 o 的（物⁴）。質韻合口（術韻）知母字笛（笋初出）有 tu^4 、 to^4 兩讀，徹母字怙恍讀 thu^4 。卒（死也，又兵卒）讀 tso^4 ，沒韻精母有卒，士卒，質韻合口（術韻）有卒終也。剝（斷物）讀 tso^4 ，剝質韻合口（術韻）生母字。

建州八音中和陽聲韻蟠 uin 韻相當的入聲韻是蕪 ue （黃典誠 1957 uoi）韻。 ue

韻包括曷末韻字和黠鎋韻開口莊系聲母字，例如撥鉢 $pu\epsilon^4$ 、鉞 $pu\epsilon^7$ 、潑 $phu\epsilon^4$ 、抹 $mu\epsilon^4$ 、末 $mu\epsilon^7$ 、達 tue^4 、達 tue^7 、(獺 $thy\epsilon^4$)、紫 $tsue^4$ 、察 $tshue^4$ 、薩殺煞 $su\epsilon^4$ 、辣 $lu\epsilon^7$ 、葛 $ku\epsilon^4$ 、濶 $khue^4$ 、喝 xue^4 。鎋韻字轄讀 $xu\epsilon^8$ ，是車軸的意思；瞎讀 xai^4 。黠(慧也)讀 kie^4 。末韻字豁活讀 xua^4 。黠韻合口空字讀 ua^4 。桓韻和刪韻合口字栓在建州八音中讀 ɔŋ ，和這個 ɔŋ 相當的入聲韻在建州方言中是梅 ɔ 韻。例如奪掇 to^4 、脫 tho^4 、刷 so^4 。黠韻合口滑汙(不澀)讀 ko^7 。德韻合口字國幘讀 ko^4 ，或惑讀 xo^4 。

建州八音中和陽聲韻桐 ɔŋ 韻相當的入聲韻是吳 u 韻。 u 韻包括屋一沃韻字和屋三燭韻的舌面音(章系)捲舌音(莊系)和唇音聲母字。例如 pu 占卜⁴僕⁴腹⁴、 phu 卜卦⁴曝⁸、 mu 沐⁴陸⁴穆⁴繆⁴目⁷木⁷、 tu 讀⁴犢⁴篤⁴督⁴獨⁷毒⁷、 thu 禿⁴、 $tshu$ 蠱⁴、 su 速⁴孰⁴倏⁴謏⁴、 ku 谷⁴穀⁴穀⁴鵠⁴譽⁴、 kh 哭⁴酷⁴、 xu 福⁴幅⁴蝠⁴幅⁴復⁴覆⁴服⁴(下裳)服⁸(敬服)伏⁸茯⁸、 u 屋⁴。麥韻陌二韻合口字獲獲獲讀 xu^4 。沒韻字有讀 u 韻的，例如勃 pu^4 ，突 thu^4 ，歿歿讀 mu^4 ，也有讀 ɔ 韻的，例如沒歿讀 mo^7 ，骨讀 ko^4 ，窟讀 kho^4 ，忽笏惚讀 xo^4 ，核讀 xo^8 ，兀杙讀 o^7 ，猝讀 $tsho^4$ ，宰讀 so^4 。質韻合口(術韻)字、物韻字有讀 u 韻的，例如不讀 pu^4 ，笛讀 tu^4 ，怵怵讀 thu^4 ，弗髴拂拂讀 xu^4 ，勿讀 u^4 ，也有讀 ɔ 韻的，例如笛讀 to^4 、佛讀 xo^8 ，物讀 o^4 。

建州八音中和陽聲韻因 ɔŋ 韻相當的入聲韻是峩 ɔ 韻。 ɔ 韻包括鐸韻覺韻字，例如 $p\text{ɔ}$ 博⁴駁⁴薄⁷箔⁷泊⁸， $ph\text{ɔ}$ 粕⁴璞⁴朴⁴， $m\text{ɔ}$ 莫⁴膜⁴鑊⁴瘼⁷， $t\text{ɔ}$ 鐸⁴卓⁴涿⁴戠⁷， $th\text{ɔ}$ 託⁴拓⁴， $ts\text{ɔ}$ 作⁴濁⁴濯⁴鑿⁷， $tsh\text{ɔ}$ 道⁴戠⁴戠⁷斲⁷， $s\text{ɔ}$ 索⁴朔⁴鐸⁸， $k\text{ɔ}$ 各⁴閣⁴覺⁴催⁴斟⁷， $kh\text{ɔ}$ 涸⁴恪⁴慤⁴推⁴確⁴推⁸(打也)， $ŋ\text{ɔ}$ 呬⁴噩⁴， $x\text{ɔ}$ 霍⁴貉⁴鶴⁸， $n\text{ɔ}$ 諾⁴， $l\text{ɔ}$ 樂⁴洛⁴絡⁷落⁷。沃韻字沃讀 ɔ^4 ，屋三韻生母字縮讀 $s\text{ɔ}^4$ 。合盍韻舌根音喉音聲母字讀 ɔ ，例如 $k\text{ɔ}$ 合⁴蛤⁴鵠⁴， $kh\text{ɔ}$ 磕⁴瞞⁴， $x\text{ɔ}$ 盍⁴合⁸盒⁸闕⁸。曷韻舌根音喉音聲母字讀 ɔ ，例如 $x\text{ɔ}$ 曷⁴褐⁸遏⁴。末韻奪字讀 $t\text{ɔ}^4$ 。沒韻紇斲字讀 $x\text{ɔ}^4$ 。狎韻字狎讀 $x\text{ɔ}^8$ 。鐸韻字也有讀 u 韻的，例如鑿讀 $tshu^8$ ，嘑讀 phu^8 ，也有讀 ɔ 韻的，例如鑿涸 kho^4 ，瘞 xo^4 。覺韻字也有讀 u 韻的，例如剝 pu^4 ，殼 khu^4 ，戠 $tshu^7$ ，也有讀 a 韻的，例如覺 ka^4 ，嶽岳 ηa^7 ，學(習也) xa^4 ，學(覺宮) xa^8 。

建州八音中和陽聲韻陽 $i\text{ɔŋ}$ 韻相當的入聲韻是茄 $i\text{ɔ}$ 韻。 $i\text{ɔ}$ 韻包括藥韻字，和幾個

昔韻字，例如炙 tsio⁴，石妬 tsio⁸，尺 tshio⁴。月韻字謁讀 io⁴。ie 開口，io 是合口，薛屑開口字讀 ie，月韻字謁讀合口 io。其他月韻字像髮 pye⁴，歇 xye⁴，月 nye⁷，ye 是和 ie 相對的另外一個合口韻，分別在介音。

建州八音中和陽聲韻南 an 韻相當的入聲韻是茶 a 韻。a 韻包括合盍韻的舌尖音聲母字和洽狎韻字，例如 ta 搭⁴答⁴踏⁸，tha 塔⁴沓⁴榻⁴塌⁴，tsa 匝⁴雜⁷，tsha 插⁴，sa 霎⁴，na 納⁴衲⁴，la 臘⁷蠟⁷，ka 甲⁴夾⁴夾⁷（棍足刑），kha 筴⁷，xa 峽⁴匣⁴狎⁴，a 壓⁴鴨⁴押⁴。帖韻字經過 *ep、*ap 在建州方言中讀成 a，例如碟 ta⁸，貼帖 tha⁴、疊 tha⁸。葉韻字獵讀 la⁷。曷韻的舌尖音聲母字和黠鎋韻字有些讀 a 的，例如 ta 姐⁴組⁴，tha 撻⁴闕⁴，tsa 扎⁴札⁴紫⁴鋤⁷，sa 薩⁴撒⁴，ua 空⁴。末韻字豁活讀 xua⁴。乏韻月韻唇音字讀輕唇，聲母讀 xu，韻母讀 a，例如 xua⁴ 法乏髮伐闊。月韻字曰（言也）讀 ua⁸。ua 在建州八音中是過字韻。麥陌二韻字有些讀 a 韻，例如 pa 百⁴伯⁴柏⁴白⁸，pha 柏⁴，ma 麥⁷，tsha 冊⁴，ka 隔⁴膈⁴，kha 客⁴髻⁴，a 軛⁴，麥陌二韻有些有兩讀的，例如伯 pe⁴、pa⁴，白 pe⁷（言也）、pa⁸（素也，又姓），隔膈 ke⁴、ka⁴，髻 khe⁴、kha⁴，另外有三個字不是麥陌二韻字也有兩讀，例塞 se⁴、sa⁴，簍 tse⁷、sa⁴，壓 e⁴、a⁴。

建州八音中的時 i 韻也包括陰聲韻止攝支脂之微四韻的開口字和祭齊兩韻的開口字；止攝的舌頭和捲舌的塞擦音和擦音（精系和莊系）聲母字在建州八音中讀成吳 u 韻，有少數讀成魚 y 韻（緇 tsy⁵，粗 sy⁸），只有少數讀 i，例如 tsi 嫫¹鸛¹姊³穉³字⁸特⁸，tshi 蒯⁵雌⁵，si 四²肆²死³絲⁵慈⁵司⁵。建州八音中有幾個之韻字（子仔 tse³、鯉 se¹、使 se³、猓 se⁵、李 se⁸）和哈韻字（榮 tshe²，來 le¹）韻母讀 e，陽平調讀高中平調，次濁上讀高平調，這些字都是詩經之部的字。肚臍的臍也讀 e 韻：tshē¹。有幾個支韻字（寄 kye²、奇 kye⁵、皮疲 phye¹、被 phye⁸、紙帑 tsye³、氐 sye⁵）微韻字（饑 kye³、氣 khye²、尾 mye³）脂韻字（飢 kye³）祭韻字（滌 tsye²）和齊韻字（薺 tsye³）讀 ye 韻。另外有兩個支韻字讀 ia：枝 khia⁵ 和蜘蛛 tia¹。支韻字倚（矮）讀 ue³。

建州八音中的魚 y 韻也包括陰聲韻止攝支脂微韻和祭齊廢韻合口字和魚虞韻字。微韻廢韻唇音聲母字有讀重唇音聲母 y 韻的（肥 py¹、癩 py²、吠 py⁸），也有讀輕唇聲母 i 韻的（飛妃 xi⁵、費廢肺 xi²、匪 xi³、微 i³、未味 i⁸）。微少的微讀 mi¹。美

讀 mi^3 。虞韻唇音聲母字有讀重唇音聲母 y 韻的（脯 py^3 、甌麩麩𧄸 phy^5 ），也有讀輕唇聲母 u 韻的（芙 xu^1 、付傳 xu^2 、扶府斧 xu^3 、麩麩膚 xu^5 、父 xu^8 ）。微韻唇音聲母字有 y 和 $y\epsilon$ 兩種讀法，例如肥 py^1 ，痲 py^2 和尾 $my\epsilon^3$ 。支韻合口平聲昌母字吹讀 $tshy\epsilon^5$ ，微韻去聲疑母字魏讀 $\eta y\epsilon^8$ ，支韻去聲云母字爲讀 $y\epsilon^8$ 。祭韻云母字衛有 y^8 、 $y\epsilon^8$ 兩讀，心母字歲有 sy^2 、 $xy\epsilon^2$ 兩讀。大體說來，在建州方言中支脂微祭齊諸韻的合口字讀 y ，灰韻和泰韻的合口字讀 o ，有少數例外，例如支韻平聲幫母字卑和脂韻平聲幫母字悲讀 po^5 ，脂韻平聲明母字微霉讀 mo^1 ，微韻合口平聲曉母字微讀 xo^5 。脂韻合口平聲生母字衰讀 so^5 ，去聲生母字帥讀 $su\epsilon^2$ 。支韻合口平聲來母字羸有 lo^3 、 $lu\epsilon^3$ 兩讀。支韻合口上聲心母字髓讀 $sy\epsilon^3$ ，微韻合口平聲疑母字巍又讀 $\eta u\epsilon^3$ ，微韻合口上聲曉母字魑讀 $xu\epsilon^3$ ，脂韻合口平聲以母字唯讀 $u\epsilon^5$ 。祭韻合口見母字鰓讀 ko^2 ，祭韻合口見母字創有 ky^3 、 kho^2 兩讀。祭韻合口清母字脆毳讀 $tshy\epsilon^2$ 。也有些灰韻字和泰韻合口字不讀 o 的，例如隈餵讀 y^5 ，崑崙讀 ηy^3 ，翹讀 xy^8 ，酪讀 ly^8 。灰韻去聲定母隊字有 ty^8 、 to^2 兩讀， ty^8 表示隊字在建州方言中讀陽去， to^2 表示隊字在建州方言中讀去聲，去聲不分陰陽。灰韻去聲明母字妹讀 $my\epsilon^8$ 。

建州八音中的吳 u 韻也包括陰聲韻模韻字，虞韻唇音字，例如埠 pu^8 、甫 phu^3 、巫 u^5 、芙 xu^1 ，和魚虞韻莊系聲母字，例如助 tsu^8 、雛楚 $tshu^3$ 、疏數 su^2 。止攝支脂之三韻的精系和莊系聲母字大多數讀 u 和官話的 apical vowel 相當。有幾個模韻字讀 io 韻：布²補³步⁸盾²，路讀 tio^8 。

建州八音中歌戈麻韻有幾種讀法。麻二韻開口字讀 a ，例如加 ka^5 、牙衙 ηa^1 、沙 sa^5 、夏 xa^8 、巴 pa^5 、怕 pha^2 、麻（面、又姓） ma^1 。歌戈一等韻字讀 o ，例如哥歌 ko^5 、峩峨 ηo^1 、梭 so^5 、賀 xo^8 、波 po^5 、破 pho^2 、摩 mo^1 。麻韻三等字讀 ia ，例如 $tsia$ 蔗²邪³姐³者³謝⁸， $tshia$ 扯³且³除⁵車⁵奢⁵， sia 舍²赦²寫³捨³卸⁸溺⁸， nia 惹³， ia 社⁷射⁷夜⁸麝⁸。麻三韻字借讀 $tsio^4$ ，蛇讀 ye^1 。戈韻三等字茄 kio 、靴 xio^5 。有幾個戈韻一等字在建州八音中讀 o ：糶裏 ko^3 ，螺 so^1 ，禾沃 o^1 ，火 xo^3 。建州八音中有些例字似乎表示歌戈麻韻讀音相同，例如在舌根音喉音聲母後面麻二韻合口字戈韻字都讀 ua ，例如 kua 寡³剛³瓜⁵過¹果³菓³鍋⁵， $khua$ 誇⁵跨⁵課²科⁵顆⁵窠⁵戈⁵， xua 化²花⁵華⁵譁⁵貨²伙³夥³和⁸禍⁸， ua 華³嘩³蛙⁵瓦⁷和³餽³倭⁵蝸⁵。建州八音中歌戈麻韻有另外一種讀法，

例如 pue²、phuε²、mue¹ 蕨¹ 麻¹ (似芋) 磨¹、tue⁷ 柁⁷ 舵⁷、thue⁵、sue⁵ (小石) 鯊⁵、ηue⁷ 我⁷、ηye¹ 鵝¹。歌戈韻的兩讀字表示 o 和 ue 應該代表兩個不同的音韻層次，例如破 pho²、phuε²，拖 tho⁵、thue⁵，我 ηo³、ηue⁷。麻二韻也有兩個兩讀字表示 a 和 ue 屬於不同的音韻層次，例如麻 (面、又姓) ma¹、麻 (似芋) mue¹，沙 (姓) sa⁵、沙 (小石) sue⁵。a 是建州八音的茶韻，ia 是建州八音的舍韻，ua 是建州八音的過韻，o 是建州八音的峇韻，io 是建州八音的茄韻，ue 是建州八音的蕨韻，ye 是建州八音的蛇韻。

哈韻泰韻開口字在建州八音中有開口合口兩種讀法。開口讀法有 ai 和 ε 兩種，大部分哈韻泰韻開口字讀 ai，例如待 (侯也) tai⁷、態 thai²、胎 thai⁵、在 tsai⁷、採 tshai³、來 lai³、賴 lai⁸、丐 kai⁵、艾 (姓) ηai⁸、孩 xai³、矮 ai³，少數哈韻字讀 ε，例如來 le¹、栽 tse⁵、菜 tshε²。合口讀法有 o、ue、ye 三種，讀 o 的字有袋 to⁸、胎 tho⁵、才 tso³、採 tsho³、賽 so²，讀 ue 的字有待 (款待) tue⁷、泰 thue²、蔡 tshue²、賴 lue⁸、蓋 kue²、海 xue³、愛 ue²，讀 ye 的字有開 khye⁵、艾 ηye⁸。灰韻泰韻合口字在建州八音中大部分讀 o 韻，例如賠 po¹、配 pho²、梅 mo¹、對 to²、隊 to²、退 tho²、罪最 tso⁷、碎 tsho²、盔 kho⁵、回 xo¹，少數讀 ue 韻，例如最 tsue⁸、餒 nue³，有些讀 y 韻，例如隊 ty⁸、醅 ly⁸、齏 xy⁸、隈銀 y⁵，尅崑讀 ηy³，又讀 ηue³。皆佳夬韻開口字讀 ai 韻，例如排 pai¹、派 phai²、埋 mai¹、介 kai²、楷 khai³、厓 ηai¹、蟹 xai⁸、鞋 ai³、債 tsai²、釵 tshai⁵、曬 sai²、奶 nai³。芥字讀 kue²。皆夬韻合口字讀 ue 或 ye 韻，例如怪 kue²、kye²、快 (樂) khuε²、快 (速) khye²、壞 xue⁸、懷 ue³、外 ηye⁸。佳韻合口字卦畫讀 ua 韻。齊韻開口字大部分讀 i，有少數經過 *ei 讀 ai 韻，例如蹄 tai¹、齊 tsai³、細 sai²、鷄 kai⁵、倪 ηai¹；或讀 ye 韻，例如薺 tsye³；或讀 ε 韻，例如臍 tshe¹。齊韻合口字大部分讀 y 韻，有少數讀 o 韻，例如奎 kho⁵。ai 是建州八音的犁韻，ε 是建州八音的臍韻，ue 是建州八音的蕨韻，ye 是建州八音的蛇韻，o 是建州八音的梅韻，ua 是建州八音的過韻。

建州八音中的柴 au 韻包括豪韻肴韻字，許多閩方言像福州方言和廈門方言豪韻和肴韻讀的不相同，並且豪韻字和歌戈韻字同韻。建州八音 au 韻中也有幾個歌戈韻字，例如譚 pau²、piau²、鯢 khau²、歌 khau²、寄 khau²。另外有幾個豪韻字讀的

和歌戈韻字同韻，例如褒 po^5 、逃 to^3 、稿 o^3 、桀 lo^8 。建州八音中的橋 iau 韻包括宵韻蕭韻字。臉（登舡板）讀 $thiau^2$ 。

建州八音中的茅 e 韻字包括侯韻字和尤韻的唇音字，例如 phe^3 否缶涪、 xe^8 阜覆和 e^3 浮。有些 e 韻字屬於詩經幽部，例如灶竈 tse^2 、蟲蚤 tse^3 、糟 tse^5 、糟 tse^7 、老 se^8 、茅茅蟲螯 me^1 、茂貿懣 me^8 ，這些字是根據切韻以前的音韻系統保留下來的讀音。貓讀 me^1 和巢讀 $tshe^3$ ，不是詩經幽部的字，不知道應該如何解釋。

建州八音中的油 iu 韻包括尤幽韻字，例如彪讀 piu^5 。詩經侯部字柱讀 $thiu^8$ 、樹讀 $tshiu^8$ 。袂讀 miu^8 。

根據切韻的聲類來看建州方言中的聲母演化，有下列幾樁值得注意的現象。有些唇音字在建州八音中仍然讀重唇音 p 、 ph ，不讀輕唇音，例如 py 肥¹痹²吠⁸、 phy 黼⁵黻⁵黹⁵、 $pyiŋ$ 分⁵飯⁸、 $pœyŋ$ 糞²、 pye 髮⁴、 pu 腹⁴埠⁸、 phu 甫³輔³哺³、 $poŋ$ 放²房³馮³、 $phon$ 紡³縫¹蜂⁵奮⁸、 $pœŋ$ 防³、 $piŋ$ 范⁷、 phe 否³缶³涪³。這些字只有范 $piŋ^7$ 和否缶涪 $phe^3 myɛ^3$ 今韻母沒有圓唇成分，這恐怕是因為異化作用，范本來有個雙唇鼻音韻尾，否缶涪本來韻母是收圓唇 u 的複合元音。有幾個本來聲母是雙唇鼻音的字在建州八音中仍然讀雙唇鼻音聲母，例如 $myɛ$ 尾³、 mu 戊⁸、 $muɛ$ 襪⁷鞅⁷、 $moŋ$ 網⁷（緼⁷）問⁸、 mi 帷¹微¹（少也）。有些唇音字在建州八音中有重唇輕唇兩讀，例如黼 phy^5 、 xu^5 、分 $pyiŋ^5$ 、 $xuœŋ^5$ 、髮 pye^4 、 xua^4 、放 $poŋ^2$ 、 $xuœŋ^2$ 、網 $moŋ^7$ 、 $uaŋ^3$ 、微（少也） mi^1 、微（幾微） ui^3 。大多數的輕唇音字建州方言中讀 $x(u)$ 或 u 聲母。

切韻知徹澄母在三等韻前邊在建州八音中讀舌尖聲母 t 或 th ，例證很多，澄母字有讀清不吐氣聲母的，也有讀清吐氣聲母的，例如 thi 滯⁸、 $thiu$ 籌¹躊¹柱⁸、 $thian$ 鄭⁸、 $thion$ 杖⁸、 $thyiŋ$ 傳⁸（楊）、 $thaiŋ$ 澄¹（清）、 $thon$ 虫¹蟲¹。也有些知徹澄母字讀擦音聲母的，例如 tsi 繫⁴輕⁴值⁴緻⁴稚⁸、 $tshi$ 恥³癢⁵、 $tsiu$ 肘³稠⁵、 tsy 柱⁷住⁷、 $tseiŋ$ 珍⁵、 $tsheiŋ$ 琛⁵、 $tsœyŋ$ 衷⁵。麻二韻茶字讀 ta^1 。

有些切韻擦音聲母字在建州八音中讀塞擦音 ts 或 tsh ，例如心母字塞 $tsai^8$ 、簍 tse^7 、醒 $tshaŋ^3$ 、臊 $tshau^5$ 、碎輓 $tsho^2$ 、癬 $tshuiŋ^3$ 、 $tshyiŋ^3$ 、浙晰 $tsie^4$ 。邪母字寺 tsi^8 、邪斜 $tsia^3$ 、謝（辭謝、又姓） $tsia^8$ 、祥詳翔 $tsioŋ^3$ 、徐隋隨 tsy^3 、漩 $tsyiŋ^8$ 、尋 $tseiŋ^3$ 、旬巡 $tsœyŋ^3$ 。書母字試 $tshi^2$ 、屍尸 $tshi^5$ 、賒 $tshia^5$ 、燒 $tshiau^5$ 、濕

tshie⁴、鼠 tshy³、深 tshɛiŋ⁵。禪船母字市鼓 tshi⁸、折（斷也）tsiɛ⁸、石 tsio⁸、勺 tsio⁴、tshio⁴、芍灼杓 tshio⁴、上 tsioŋ⁸、樹 tshiu⁸、薯筭 tsy¹、蜀 tsy⁴、秫 tshy⁸。

有些禪船母字在建州八音中讀零聲母，例如 i 匙³實⁷寔⁷諡⁸，iŋ 蟬³蟾³，ia 余³社⁷射⁷麝⁸，iau 韶³紹⁷邵⁷劭⁷，ian 成³城³，ioŋ 常³嫦³嘗³償³上⁷，iu 酬³酎³讐³仇³，y 薯³蝮³屬⁷贖⁷，ye 蛇¹舌⁷，œyŋ 唇³淳³。

有幾個以母字在建州八音中讀 ts 或 s 聲母，例如癢 tsioŋ⁷、翼 siɛ⁸、蠅 sain¹、葉（枝簪又姓）tsia⁷，葉（縣名）siɛ⁴。

有幾個云母字在建州八音中讀 x 聲母，例如雨 xy⁸、園 xyiŋ¹、熊 xœyŋ¹、雌雄的雄 xœyŋ¹、英雄的雄 xœyŋ³。

日母字在建州八音中多數讀 n 聲母，少數讀零聲母，例如 iŋ 壬³任³仁³然³冉³仍⁸任⁸仞⁸、iɛ 熱³、io 若⁴箸⁴弱⁴、ioŋ 讓⁸、y 儒³如³乳³汝³辱⁴褥⁷睿⁸、œ 兒³而³爾³、œyŋ 戎³茸³。

少數見母字在建州八音中讀 x 聲母或零聲母，例如嫁 xa²、橘桔 xi⁴、韭 xiu³、救 xiau²、肝 xuiŋ⁵、教（敎）xau⁵，冀驥 i⁸、狗 e³、高 au³、稿 ɔ³。

有幾個匣母字在建州八音中讀 k 聲母，例如 ke 猴³厚⁷、kuiŋ 寒³汗⁸、kɛiŋ 鹹³、kian 行³。

參考書目

丁邦新

1966: 如皋方言的音韻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36. 572-633

平田昌司

1988: 閩北方言第九調的性質 方言 1988. 12-24

余靄芹 (Anne Yue-Hashimoto)

1986: The Yue Dialects (在 Conference on Languages and Dialects 上宣讀論文)

吳健生

1984: 萬榮方言志

李如龍

1984: 自閩方言證四等韻無 -i- 說 音韻學研究 1. 414-422

張 琨

李如龍 陳章太

1983: 論閩方言的一致性 中國語言學報 1.25-81

李如龍 陳章太

1985: 論閩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 中國語言學報 2.93-173

侯精一等

1986: 山西方言的分區 方言 1986.81-92

張成材

1983-4: 商縣(張家塬)方言單音詞滙釋 方言 1983.305-318. 84.74-80. 84.155-160

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1962: 中國音韻學研究 趙元任 李方桂譯

張光宇 (Kuang-yu Chang)

1987: The Development of Geng Rhyme-group in Southern Chinese,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Asian & African Languages 28.43-52

張賢豹

1984: 說邵武方言 漢學研究 1984.3.109-115

陳澤平

1984: 福州話的韻母結構及其演變模式 語言論叢 13.77-98

黃雪貞

1987: 惠州話的歸屬 方言 1987.255-263

黃典誠

1957: 建甌方言初探 廈門大學學報 1.255-279

喬全山

1983: 洪洞方言志

賀 巍

1985: 河南省西南部方言的語音異同 方言 1985.119-123

楊時逢 荆允敬

1971: 靈寶方言 清華學報 新九卷 1/2 期 106-147

蔡 權

1987: 廣西廉州方言音系 方言 1987.49-57

劉勛寧

1983: 陝北清澗方言的文白異讀 中國語文 172.40-43

潘茂鼎等

1963: 福建漢語方言分區略說 中國語文 126.475-495

潘渭水

1986: 建州八音剖析 辭書研究 39.110-112

羅杰瑞 (Jerry Norman)

1976: Phonology of the Kienow Dialect, Journal of Asian & African Studies
12. 171-190

羅杰瑞 (Jerry Norman)

1987: 邵武方言的歸屬 方言 1987. 97-112